

咸豐縣志卷十二

雜志

施郡或稱古夜郎國舊府志辨之謂今貴州遵義府即漢牂牁郡實為夜郎國地而施則非是前漢書列傳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此皆椎髻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師以東北自葉榆名曰雋昆明編髮隨俗移徙亡常處無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犚都最大自犚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駹以東北君長以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卅五

將軍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莊蹻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迺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觀此則周之未造巴為楚有自秦併巴為黔中郡施夔西南邊地遂牽合而有夜郎之稱吾咸在漢屬武陵郡又為南郡地是在當時政令風教儕於中土何必斷斷爭一詩人之去留而自齒於椎髻雕題之俗哉

後漢書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

暉

審

氏相氏鄭氏皆出

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於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

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為君餘姓悉沈惟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至鹽陽清江水一名鹽水出都亭山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為蟲與諸蟲羣飛揜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世為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遂以人祠焉秦惠王併巴中以巴氏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按巴為古國春秋桓公九年巴行人韓服通好上國見左氏傳自秦惠王併之廢為蠻夷君長世尚秦女以示羈縻而翦楚人之羽翼也土船神女諸說西漢人為之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廿六

不過襲魚魯狐鳴之故智自誇酋長之為天授不必實有是事也劉攽註巴氏之君可有爵耳民何故輒得之明衍民字竊謂民指樊疇相鄭四姓而言務相赤穴當是漢時土酋相傳云云不必其為巴子開國之君也

舊志載巴蔓子尹珍於人物並祠鄉賢李氏宗汾以尹珍為母歛人在今貴州遵義府乃漢武平夜郎所置牂牁郡屬縣也於施無沙巴國即今重慶以東一帶地蔓子為巴將軍因施郡都亭山有巴蔓子墓遂收入人物義亦未安竊謂尹珍之入人物以夜郎屬地之故謬誤相沿允宜更正至按明一統志施州在春秋時為巴國東境地蔓子捐頭顱以全本國三城楚巴壤地毗連所許者必

與吾施為近桑梓存亡之所關係七援不已繼以身殉揆情度理安在蔓子之不為施人况都亭既載其墓則此偉人傑士之確為是邦鄉賢尤覺毫無疑義

舊府志載唐李白流夜郎時經此登城北碧波峰有把酒問月詩後置亭遂以問月名焉李氏宗汾據太白年譜肅宗至德二年丁酉二月永王璘兵敗白亡走彭澤坐繫潯陽獄宣慰大使崔渙御史中丞宋若思為推覆清雪若思率兵赴河南釋其囚使參軍事遂上書薦白才可用不報乾元戊戌二年即至德三年終以永王事長流夜郎次年己亥未至夜郎遇赦釋回憇江夏岳陽後如潯陽此集中有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克復之美有懷示息秀

咸豐縣志

卷十一 雜志

百卅七

才作也再把酒問月篇原註故人賈淳令子問之未顯流夜郎且白自詔流夜郎如於烏江留別及贈辛判官劉都使易秀才憶蒲桃花諸作不題曰流夜郎則題曰時竄夜郎是未至夜郎有作自序且然豈已至夜郎之所而自序所作顧獨不然乎洋洋數百言皆以白未至施為疑愚按唐時夜郎屬遵義好事者辨之詳矣考潯陽至夜郎一泝江而上至涪渝折而南下至遵義此一程也一泝江而上至夷陵舍舟登陸經施州西陽涉烏江西行入遵義此又一程也就水道便宜言由蜀入楚無陸行之理由楚入蜀陸行者較多古今罪囚遣戍必有卒徒循驛遞解陸行輕舟冒險者絕少况白有烏江留別之詩及過五溪到夜郎之語此豈不可為白

嘗至施之碣證乎黃山谷詩夜郎留仙客即繼以施州肯回首李白寄王明府詩云去歲左遷夜郎郡今年勅放巫山陽是亦可見白即未至夜郎而施南酉陽烏江一帶必為足跡曾經之地陳氏詩施非夜郎考謂白自梓州聞赦得還往來皆由水道此臆說也明豫章鄒維璉重建問月亭記冠絕羣言而於李白遺跡毫無疑問亟錄之以供衆覽記曰李太白之在唐可謂流落不偶矣其身後遺跡所在憑弔珍惜有若甘棠是故潯陽則有太白湖漢陽則有太白樓江油則有太白臺姑蘇齊魯之間則有太白祠而施城北碧波山則有太白問月臺一峯特聳天濶無垠江山崖壑城郭煙樹無不在目天籟泉響鳥語猿聲無不在耳誠施城之大觀也

予初奉旨謫施親友作詩贈行皆指斯亭以為詞予曰璉無謫仙才而患難行素講習有年當不令此君在施獨邀千古及抵施訪之州人張熙寰李岐陽云年久亭圯正欲新構而時未遑一日二子載酒招余同遊果見奇絕如其所聞為之夷猶不忍去至是亭成問記於予予曰古今重太白與太白之所以為亭重者果酒與詩而已乎清平三調暗刺玉環此諷諫也人主倘悟禍水立消豈有馬嵬之事耶唐之宦者干政自高璫始媚竈實繁有徒太白於人主之前呼役如奴隸豈真使酒慢上無人臣禮蓋借酒以規刑餘賤役原非天子所當寵此諷諫也使人主能悟而不留弊以遺子孫又何至北司重於南衙天子在其掌中哉嗚呼太白似醉非

醉似狂非狂有遠識有深心而又有俠骨謂其為智士可直臣可
酒僊詩聖足以盡之哉予猶羨其少時謁時相題江上釣鰲客相
問以何為絲釣曰虹霓為絲明月為釣又問以何為餌曰天下無
義氣丈夫為餌相悚然奇哉斯言已見直道事人落落難合之嗔
矢不然以彼之才稍自委蛇卿相何難之有然則永王璘之事何
如乎曰道迫脅不從揮金明節太白詩序甚詳九江王中丞昭雪
疏詞亦甚明蘇子瞻曰太白能於僞伍中知郭子儀之為人傑豈
不能知永王璘之無成此語足為千秋鐵案矣予願登斯亭者想
見其為人即酒與詩才不逮謫僊但以義氣丈夫一語相體味勉
力名行仰止古人無徒為太白充釣餌則太白重而亭亦重庶不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卅九

負乎構亭義舉哉此雖專屬施城記載而亦足與吾咸歌羅碧山
諸勝蹟互相證明者也

黃山谷云予既作竹枝詞夜宿於歌羅驛夢李白相見於山間曰
予往謫夜郎於此聞杜鵑作竹枝詩三疊世傳之否細憶集中無
有請三調乃得之一聲望帝花片飛萬里明妃雪打圍馬上胡兒
那解聽琵琶應道不如歸竹竿披面蛇倒退摩圍山間猢猻愁杜
鵑無血可續淚何日金鷄赦九州命輕人醉甕頭船日瘦鬼門關
外天北人墮淚南人笑青壁無梯開杜鵑詩載舊府志雜志中按
黃庭堅謫涪時曾至施題詠甚多石通洞書有涪翁二字歌羅驛
或以宣恩之高羅當之竊謂詞臣所經原不足輕重即論李之舍

舟登陸黃之由涪赴施中歷酉陽彭水黔江吾咸尚為必由之路
斷不能因舊志云云遂謂宣之高羅為是咸之高羅山為非也
舊府志以沙渠屬建平郡治今施南各縣地按沈約宋書州郡志
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縣置建平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
縣晉亦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吳平併合永初宋武帝年號郡國有南陵
建始信陵興山永新永寧平樂七縣按太康地理志無南陵永新
永寧平鄉新鄉五縣疑是東晉所立信陵興山沙渠吳所立建始
晉初所立也又建平郡領七縣巫秭歸鄉北井泰昌沙渠新鄉
此宋書所載也今按巫即巫山縣秭歸即今歸州歸鄉亦作歸州
北井即今夔州大寧縣後周省入太昌按晉太昌後周改大昌大

咸豐縣志

卷十三

雜志

百四十

昌亦即今夔州大寧縣惟沙渠新鄉不詳所在考水經註渠出南
巴嶺流逕宕渠縣謂之宕渠水漢有宕渠縣明一統志渠縣本漢
宕渠縣地李氏宗汾以為建平沙渠既無明文可考大抵不離四
川順慶府所屬州縣近是且宋書云沙渠晉起居注太康元年立
按沙渠是吳建平郡所領吳平不應方立是宋書不特未據太康
地理志註明沙渠所屬併所立亦且不詳原志謂沙渠即施州何
所據而云然不知此臆說也今即宋書州郡志考之吳孫休永安
三年分宜都置建平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沙渠既隸建
平分宜都郡置則沙渠必近宜都可知且與秭歸諸縣同隸建平
則沙渠必與秭歸縣相連可知今施東近宜都東北近秭歸興山

其為沙渠固已確然可信何至越夔忠州郡至順慶割一渠縣來屬之理尤有可據者則在夷水即今清江水經註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南岸山道五百里其水歷縣東出焉又夷水自沙渠入很山縣在今長陽縣西又東逕很山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夷道縣北又東逕宜都縣北東入江沙渠為夷水所經下流入很山宜都則即夷水以定縣沙渠之屬施不大彰明較著乎安得謂無明文可證而牽一不相連屬之渠水且以一字偶同之渠縣當之况渠縣屬今綏定府非順慶目前地志舛誤乃爾真不足資一噓矣

後漢書南蠻列傳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為郡擊破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

咸豐縣志

卷十一 雜志

百四十一

蠻覃兒健等復反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入擊里中賊五年覃兒健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掠吏民郡兵擊破降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縣徭役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澧中澧中蠻復叛郡官募善蠻討平之按澧中縣名即今湖南慈利縣地充中即今湖北鶴峯以西地水經注酉水出故武

陵充縣之酉源山至沅陵縣南注沅與漢書註同明一統志充縣在慈利縣西二百四十里今鶴峯正當慈利之西計其道里亦相去不遠又明史地理志於散毛宣撫司則曰南有白水河一名酉溪自忠建宣撫司流入東南入永順司界於永順司則曰西南有白水溪即酉水下流入沅陵縣界於忠建司則曰南有白水河今宣恩東南一百二十里毗連鶴峰州界緣山東南行四十五里地名羅戈川白水河實源於此與湖廣通志源出宣恩鶴峰交界之說合又今酉水伏流經卯峯復出由百戶司流下辰河按卯字即卯字之訛卯酉音近殆古地而今異名者酉溪為五溪之一五溪在漢為蠻夷地而充中五里六亭之人實預東漢戡定之功觀此則

充西之與溇中其開化遲速正自不同又馬援征五溪至上雋謂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卒從壺頭進兵以今考之由辰州至鶴峰之交所謂遠而夷者殆舍咸來附近壤地莫屬也

湘陰黃石珊大令利川縣志謂即後周所置亭州以都亭山得名鹽水即其附郭縣攷摺確鑿至烏飛縣不詳所在以今考之清江建始既別有縣宣恩又毗連古清江縣則烏飛一縣其為屬永兩縣舊治當無疑義至隋省州存清江郡又改烏飛縣名開夷按開夷既為烏飛更名是時又曾別置充州充於宣恩為近尤可信烏飛專屬咸來舊疆也

宋史列傳林栗字黃仲知夔州施民覃汝翌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汝弼卒汝翌率衆伐其喪弼子祖周深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施黔大震汝翌以重幣借兵諸峒而乞師於帥府栗以汝翌實招亂移檄罷兵令兵馬鈐轄按閱諸州密檄令攝州事汝翌抗拒伏誅田祖周懼與其母冉氏獻黔江田業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民遂安按思州即今貴州思南地今之酉陽唐亦曰思州田氏自宋時世官思州黔江田業之入於施殆所以貫潢池盜弄之辜而為施黔接壤難民稍資撫卹也與

宋史蠻夷列傳嘉祐三年以施州蠻向承勝所領州為安定州紹興十二年詔以施州南砦路夷人向再健襲父思遷職充銀青光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四十五

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懿州事舊府志又載本傳荆湖南北路徼外有南北江蠻北江有上中下三溪州又有龍賜夫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州凡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等州十一南江蠻自辰州達於邵陽各有谿峒觀此則咸來二邑之設州分治由來已久而官斯土者并領朝廷清要重職文化早開人才輩出殆可想見

元世祖本紀至元三十年四月師壁散毛尙勾答什用等四人各授蠻夷官以璽書遣歸三十五年五月散毛尙主覃順等來貢方物陞其尙為府明史土司列傳洪武五年散毛宣慰使都元帥覃野旺上偽夏所授甲十七年散毛沿邊安撫司安撫覃野旺之子

起喇來朝命為本司僉事是時大田尚未設所散毛司地兼今來
咸二邑廣土衆民是以百餘年間朝廷恒重視其人心嚮恃而汲
汲於控馭之方也

舊府志載明鄒維璉字德輝江西新建進士任考功郎中天啟三
年以攻魏璫戍施一載後起南太僕少卿巡撫福建在施著作題
詠甚多有友白集大夢草俱燬於兵燹其序李一鳳重修衛志序
云夫天地風氣始於樸樸則開開則盛故聖人不能不用文以救
忠質之窮第其過靡則節之故曰文明以止余觀施城雖鄰夷而
漢官威儀士紳文學父老子弟彬彬如也乃去城不數里民則處於
不華不夷之間以先王垂世大教莫如冠裳而民且有不冠之首

他又可知若然者豈以種雜槃弧難遊文明之治乎夫三代以上
之中國南不過江黃吳楚四大國春秋夷之至於兩浙七閩百粵
之區漢武始入職方前此斷髮文身章甫無用者今則家絃戶誦
文學比於鄒魯何盛也毋亦風氣有必開之漸而人事又迎其機
與之更始也且漢武初通西南夷使司馬相如馳檄諭蜀不有蜀
不變服巴不易俗之語乎施鄰巴蜀此亦可鑒則安見其有作新
而槃弧不可化而中國荒服不可進而鄒魯即施自隋唐以來本
列州郡高帝為控馭十四土司省州入衛要非得已其設學籓諸
生則數更豐於他郡可見聖神本意亟欲用夏變夷新此一方民
而民可自外德化上可漫無勞來匡直之計哉然欲化民成俗又

當先體省州入衛之故而後措諸安全夫國初設衛以衛民耳其弊也借民衛衛又其弊也土著不能衛衛乃借客兵以衛衛此天下軍政之大弊也施更可異戶籍減額餉停夫既不能自衛矣而土著客兵之衛衛者亦安在甚至雉堞盡圯藩籬可撤此不過循渙而溺駕馬有戀棧之思連雞無俱棲之勢彼則孰以僻陋為虞耳不思恃陋而不備莒之所以見襲於楚者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安有斗大孤城逼處豺狼窟中而幸彼為孝子順孫未遠就我戎索哉且今雖羈縻漢法能如數十年前肅然不爽尺寸否察影見形智者事也吾願蒞斯土者無以燕樂侈遙制無以鞭長勒馬腹用對高帝用夏變夷之休命則李大夫岐陽修乘深意不過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四十五

在是即理藉空言以維封疆少報聖天子不殺之恩亦端在是矣僭為之序按鄒公直節光明史因戍施日久於此邦情狀知之最悉故其序李志也洞中衛所之要害一轉瞬間而劫殺蹂躪之禍蔓延三十餘年自非終藉客兵大力而土酋未由襲服且非百八十年前改土歸流以一勞圖永逸安在蠻雲瘴雨之鄉今竟同遊堯天舜日之宇哉

舊府志載郡司馬商盤字寶意浙江會稽進士乾隆十六年官施南下車採風詩曰崗花乾鳥不尋常天遣題詩到夜郎特較江南風土異雪中解籜見新篁放衙官似放參僧小院人稀寂寞增乾鵲楂楂鳩殼殼方晴忽雨總無憑冉駝遺種語侏僂大旺當年有

舊司苗錦如雲成五色勝他番褐紫駝尼遠山疊疊近山攢負郭
人家佔地寬一帶枳籬茅舍畔儘多豕柵少牛欄蒨薇嘉產并來
甌葱翠連坡忽滿疇春摘嫩苗秋貯粉全家糧食不須憂蠻俗新
移尚未成不知紡織但知耕一城四面方如斗三分居民七分兵
早禾晚稻積京坻擊鼓鼙息蜡時白酒黃雞盛背籠明朝去賽
竹王祠羊腸蟻穴路彎彎古蹟猶存振武關散木良材同一炬年
年十月便燒山東西贊佐舊曾聞忠尚唐崖兩處分莫怪獐獐蠻
語熟新來蠻府作參軍野性依人飲啄同白鷗養得羽毛豐一官
潦倒無歸思不與開籠祇閉籠椎髻雕題態若何利宣餘習未消
磨金環貫耳誰家女解唱鼃龜蛺蝶歌官符商引到山家綠雪紛

紛乍吐芽莫怪採茶時節好火前茶勝兩前茶是時府縣設治甫
十餘年利川汪家營駐同知唐崖駐通判觀此可見當日控馭之
法要以西北邊境尤重也而利宣開化較晚不遠來咸文明差早
亦可想見

王協夢字松廬江西德化進士和平簡易正色率屬守施數載民
康物阜復留心學校士之以文藝就質者靡不得益以去後升江
南巡道迄今八十餘年施之人知與不知皆爭相稱道甲申按行
至咸題詠甚多古體四首云山石似層冰一一水痕凍鴻濛未闢
時想見勢瀕洞浩乎挾天風滔滔孰與控凝結萬萬古猶訝波濤
送方理若然開可代甌甌用巖前一記茅塗既堅欲無縫山罅自成

畦山田綠方種方從山後來忽度山前去下下而高高沿緣百盤
路籃輿行山腰徑可入縑素絕壁噴飛泉羣峰隱深樹此間著蕉
圍豈謂煙霞痼惜哉蜀道難羈遊寡歡趣且啖諸葛薇且飽懶殘
芋山靈笑我俗鳴騶到山阿重巖歷石磴宛轉如旋螺居人共牽
引直上無延俄恍師巴猿智連臂下飲河阮孚蠟遊屐視此應殊
科部民樂趣事吾政敢側頗要須除害馬無為勞者歌石鼓定堅
緻嵌空何玲瓏木髮土為膚綿亘蠻煙中崇山極鳥道絕澗開蠶
叢山攢水亦聚氣本相通天生此略約底用丸泥封瀑泉自時
耳飛雲應盪胸何當迷遊侶桐帽支吟筇居民勤苦官長賢良即
此見一斑矣

科舉之制肇自有唐有明創為制藝取士一時讀書種子爭以是
為進身之階亦風氣使然也吾咸自有明設所以來士之力學而
奮跡者大率因宦寄籍如蔣張徐梅冉許邢楊諸姓為多前清初
建楊氏一族獨佔優勝楊小崧大令瀑泉學記推崇先德其所紀
叙要皆實錄記中溯源未設縣以前楊氏一門發跡者多他惟梅
蔣張邢冉盧孫廖倪陳趙金許多陸徐而已乾隆丙戌咸來宣利
先輩聯名請頒學額太守張飭各縣會印具詳並夾單陳請時楊
公昌麒捐銀數百兩指定蔣公進綬帶領銀文冒雪徒步赴省具
呈蒙院司題准今額惟前赴荆宜應試跋涉維難於是六邑公呈
建考棚會詳題准咸之首事國學梅常菁馮祖乾張文淵廖洪魁

邢思爵田廷聘楊昌連廩生蔣珂增生張秉恕梅常華附生蔣進
綬蔣進元蔣燦陳尚賢陸永臨多能覃錫年冉永海廖洪祿梅如
菁武庠倪登貴蔣元邢登榜姚大德等沿鄉勸捐而董事郡城勞
心勞力凡三年棚始成者恩貢楊勝忠國學梅常菁也乾隆四十
六年學使南匯吳白華始就施試士然則邇日之培植文教熱心
公益者楊白麒楊勝忠父子之功殆較蔣氏進綬為尤多云宜其
族人自乾嘉而後騰聲譽序者之接踵而起也

宋史五行志太平興國元年五月施州麥秀兩歧端拱二年施州
野蚘蟲生害稼大中祥符七年施州禾一莖九穗至十二穗嘉祐
六年施州歌羅若生芝四本元符元年八月施州李木連理紹興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四十八

二十三年八月施州大風雨

明湖廣通志永樂初施州地大震

舊府志前清嘉慶三年有年咸豐六年夏五月黔咸兩縣地震大
路壩山崩由悔家壩板橋溪抵蛇盤溪三十餘里皆成湖壓斃居
民以數百計李姓最多九年清明日晝晦夏四月龍坪大水漂沒
集場居舍十一年夏四月雷震聖宮柱碎其楹龍之爪是月黃鹿
入城同治二年龍坪禾雙穗三年復雙穗蒲草塘東門溝兩處水門
四年柿子坪林雙穗

前清光緒十五年庚寅五月二十日樂鄉里大水淹沒田廬甚多
西北江一帶陡漲至十餘丈之高十日始消受害者約四五千戶

先是十四年秋初霖雨兩三月不止五穀霉爛至次年春夏之交仍苦水滂故是歲水患實為亘古所僅見二十二年丁酉樂鄉里又大水害稼特甚惟較庚寅水災僅及其半聞父老云咸豐初年八月曾有漲率至如此者緣此水受平樂二里溪流甚多又由西北江下五里即入山崗伏流春夏雨多水滙入口褊狹田土易遭淹沒要惟庚寅丁酉及咸豐年間為最甚云

咸邑歲收之豐歉雖曰天事而民風之華樸農功之勤惰關係實居多數以予聞父老所傳述乾嘉以上無論矣道光咸豐間斗米百數錢及二三百錢為止甚有斗米不及小錢百枚者其豐稔之景象十年中恒五六馬李悝曰穀甚賤則傷農甚貴則傷民是時

家給人足親睦安謐如故也推究其原因田土之墾治父詔其子凡勉其弟深耕易耨倍極勤勞加以慶弔宴會以及日用交際概從儉約以故人民忭求胥泯乾餱無愆其聰明者有志功名而文明以啟謹急者盡力隴畝而追呼無聞熙熙乎二代邛隆景運也同治而降習尚繁華澆漓小民生計日漸窘迫黠者流為痞匪愚者安於媮惰而藉事益少講求之人近四十年來惟同治八九年間及光緒庚辰辛巳間辛丑壬寅間為粗疏有年餘則概稱歉歲至癸酉庚寅丁酉歲大饑道殣相望間有人相食者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四年斗米價至千錢以外而民殊少餓殍以窮戶尚有他項職業而藜藿蔬菜猶足充三分糧也

前清咸同兵事為吾咸巨難時秦湮洲都尉躬與其役光緒壬寅嘗手書始末以告徐壽林明經實能於當日情狀言之鑿鑿亟登之以供記事之考證其略云咸豐十一年六月有客自川來言有賊由黔之蜀將抵南川初不介意七月賊信日熾咸來戒嚴居民扶老攜幼各避崗寨有言崗寨不足恃不如曠野可行可藏紛紛議論互相恐駭至有堅巢不守恒先遁去邑宰盧公慎徽始諭防堵無一至者惟吾叔履卿公名廷毅然赴難徐徽五丁金舫兩先生同往忽探報八月十一日賊已抵羊角磧徐丁兩先生沿途各辦團練獨吾叔招募勇丁二百名明山叔招勇五十名偉久兄與嶽均附往焉適施南協惠公藹亭名春者亦率本協兵二百名干

總譚德芳把總嚴得勝外委沈光才同防線壩縣令又釋死囚五十名隨堵線壩來鳳縣令王公頌山檄捕廳高某帶勇一百名咸衫馮武級外委曹占元帶勇五十名駐紮線壩之上流龔家壩酉陽州牧王公名麟飛派勇一百名協防人心稍定居民始有遷回者八月十一日賊由羊角磧起行焚郁山鎮十二日破梅子關黔彭營都司譚公陣亡是日黔江城陷大掠燒殺然猶不知為何股賊也既而屢犯我營不得飛渡賊出示誘民始知為偽張丞相傳丞相所部許楊崔唐四檢點夥黨二萬之衆惟悍酋許檢點驍勇殘忍所向披靡無櫻其鋒九月十三日天尚未明賊由老鷹關大隊撲來對岸鳴角列陣以待礮聲騰沸震烈山谷吾叔令吾弟兄

死守河沿從辰至午不退一步賊爭渡屢次輒被擊退不料龔家壩兵潰賊由上流渡河暗繞石鼓柵登長嶺崗抄我腦後別股賊繞楊柳溝燒我老營斷我歸路嗟乎險矣哉對岸觀音崖寨民驚呼回首已鋒刃交加矣惠協戎已由老營奔馳吾叔弟兄二百名勇無路可出由石鼓柵賊來路拚命衝出重圍吾叔馬行稍遲返戈救出縣官所募亡命死囚已早作波臣矣吾叔侄且戰且走實天佑之豈人力哉是日回安樂洞作自守計盧公已攜眷遠避十五日賊破來鳳縣王公頌山死之惠協戎回郡會太守陳公名洪鍾檄縣再三懇邀非秦軍不克禦敵叔以年老辭獄與偉人兄招集舊部二百名添募二百名協戎贈名勁字營朗山公亦帶五十

名濤安公自備軍餉義勇五十名副惠協戎同剿又與遊戎祿雙都戎慶制兵千餘名各鄉團勇二千名有奇軍威復振駐紮馬鞍山是年腊月二十二日夜果後營劉觀察嶽昭細作來文約黎明在西北門齊集攻城彼此未諳遠近我軍到時劉觀察已奔北幸我峽裏突出賊不敢窮追觀察我軍已不能收隊兵相持多時觀察軍不能復出許賊率悍黨萬餘左右抄來嶽凡偉人執鞭督戰不許退縮賊亦不進黃旂賊又由左翼撲譚千總隊前彼即飛奔一軍動萬軍皆裂嗚呼全軍盡潰雖斬譚首不能償其萬分之罪也偉人只被俘以其文弱未加縛束飭跪不屈手拾磚擊中偽楊檢點頭怒極以木棉裹油焚身至死罵不絕口遇害在來城桃花

井畔後邑率立石誌其事嗟乎我凡能不痛哉惠協戎興遊戎雙
都戎周守備宗福朱守備關把總沈外委等同日陣亡者約二十
一員其餘我部哨官魏守備連陞武生邢大玘制兵勇丁損至二
千有奇果後營是日亦損弁兵三百有奇嶽雖獨生亦幾血濺首
領兵匹馬單刀潰圍而出許賊率數騎跟追逼我斷溝中被執斷
髮越坑舍騎而生次年即同治元年正月初二日南兵再集尾剿
偽翼王石達開竄由龍山越咸豐連營二百餘里所至蹂躪劫掠
一空復盤踞咸邑丁寨等處來鳳股匪仍負固堅守初九日龍山
大軍江公率章武二營寶慶永順果健各軍共四十餘營進逼來
鳳賊不能戰繞城奔走回竄咸豐與石達開合營由利川往涪州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五十二

遇唐軍門有根徐軍門邦道兩大將敗走遂趨川南出貴州雲南
邊境欲抄成都腦後暗渡大渡河走生番獠地及至雅州遇伏
被擒然石達開率前隊西行敗沒癸亥七月後隊由舊路仍竄咸
豐丁寨悍酋李復猷賊之所謂李宰輔是也聞吾施兵備嚴折回
由張坪司沙子場下龍潭過洪江浦市抵柳州越廣西到越南在
今所謂降將黑旂劉永福或曰即李宰輔之舊部也此吾鄉數百
年來一大劫運特詳記之以俾後人勿忘云

爾雅釋獸魑如小熊竊毛而黃注今建平山中有此獸狀如熊而
小毛麀淺赤黃色俗呼為赤熊疏竊淺也狀如小熊淺毛而黃者
名魑按廣韻麀音組與粗同說文疏也舊府志

杜詩云籠竹和煙滴露稍拖地慈竹笋出與林齊擇全不解一線
粵粵如垂柳雨三月方解擇次年始見枝葉山深多霧午時露珠
猶滴未嘗不歎詩人體物之工也 宋志

獸莫猛如虎施南則有一猪二熊三虎之謠猪有羣有獨羣者年
未深無大異獨者經年久無可羣而羣亦莫敢近也合抱木齧如
朽大石喙觸之立碎虎豹見之咸避莫敢鬥者 宋志

施黔中多白花蛇螫人必死縣中板簿多退丁者非蛇傷則虎傷
之也州連蠻獠三月草長蛇盛九月草衰蛇向蟄居民造毒藥取
蛇倒懸之以刀刺其鼻下以器盛其血第一滴用以毒人立死故
只取第二第三四者毒血一滴以麪和作四丸中此毒者先吐血

咸豐縣志

卷十一

雜志

百五十三

須臾五臟雍滿潰爛李純之少監云惟朱砂膏可治此毒純之以
藥救人無數仍刻其方以救士民 談苑

蝦蟆池在衛城南二百八十里池中多蝦蟆方春水生輒跳擲岸
上後渠生爪前趾變翼隨衆禽飛去變未成者土人常得於禽網
中 童志

土產香楠而民不知蓄陳者絕少產茶而民拙於焙香者絕少產
五加皮用以浸酒香美有殊效而民尚桂花酒三者皆恨事 宋志

俗以麪藥和雜糧於罈中久之成酒飲時開罈沃以沸湯置竹管
其中曰啞算先以一人吸啞算曰開罈然彼此輪吸初吸時味甚
濃厚頻添沸湯則味亦漸薄蓋蜀中釀法也鉛山蔣心餘太史雅

堂集有呶酒詩可謂曲盡其妙茲不贅登舊府志

南史解叔謙傳母有疾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曰此病得
丁公藤為酒便瘥即訪醫及本草註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
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荅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謙便
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
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瘥按東醫寶鑑湯液
篇云味辛無毒主祛風補血衰者是其驗也一名南藤莖如馬鞭
有節紫褐色葉如杏葉而尖今利川小溪河猴子崖有之舊府志
蓮池與柳池法兄弟也本蜀籍蓮池入楚各以道顯柳
池結庵咸邑治北八十里法名無相所居虎豹馴伏苗民和輯涅
咸豐縣志

卷十二 雜志

百五十四

槃時吐火自焚鄉人建寺以祀宋志

曹和尚邑之麻柳壩人少年販布為業年三十八軟塘河觀音閣
為僧後掛錫於胡家山嚴氏之家廟年八十餘持牟尼珠然大法
炬自焚觀者如堵道光十八年三月望日事也又光緒初有吉和
尚者亦邑之樂鄉里碗廠坪人入來鳳革勒車某寺為僧清修十
餘年亦積薪自焚後頗著靈異於寺之遠近云

附溫貢二烈士合傳

水性使人通山性使人塞此就智識概畧論之也若就道德言
則性取堅定每見僻遠山鄉人民徇疆樸直不甘臣虜一經激
勵而發焉不可遏撼之不可撓此其大識大智根本道德不徒

斷斷較量聞見技能之末已也吾鄉自巴國啟疆蔓子殉義久
為父老所豔稱秦漢而下州郡兼治迄於趙宋已駸駸乎戶詩
書家禮樂競勝聲明文物之邦矣南渡後蒙古內侵中原雲擾
而吾咸附近各州邑風氣自為屢躓旋起遂以土司傳四百年
前清定鼎湖南北歸命較早而吾衛所土流官民延至康熙二
十一年始奉正朔追溯前此捐身命竭膏血與外人爭獨立自
治權以保存此漢代衣冠漢族名義者遺裔先民難僂指數而
當辛亥仲秋鄂軍起義前八月有溫黃二烈士者固吾咸之傑
士亦即山邑數百里內人民之代表也

溫烈士名朝鍾字靜澄一字果齋邑西信孚里大路霸人少孤

性敏讀書過目無忘下筆滔滔不輟時制科未廢同學皆攻舉
子業烈士獨於經史外旁涉諸子百家佛道經典謂天下之理
至賾至邃陋儒所未盡傳者非旁搜博採不足以窮天下之變
而會其通歲甲辰為戚友敦促因族籍入四川黔江縣學賀者
方盈門烈士謂所親曰此君主牢籠術漢族二百餘年之恥何
榮譽足云返里布衣蔬食日與田夫野老言因果報應濟人利
物刺刺不休後兼通岐黃舊學診病不問遠近寒暑風雨一呼
即至至輒有效畢則勸其修德富者或導之作善己惟飢餐渴
飲他無所受入遂呼溫神仙烈士方懷大志欲自韜晦更自號
為恍惚道人家去黔城近偶因事至黔知其才者屢強以公務

不就惟言其利宜如何與其弊宜如何祛是非予奪不稍寬假
丙午隨其師赴錦城更名溫而理應考通省師範學校主試者
評曰文怪字怪名怪抑列二名有友慶曰從此可鑽研科學矣
答曰子非不知科學之重恐學得屠龍無下手處棄而不就遍
遊川黔兩湖探山川之要隘訪草澤之英雄聞鄂中有造炸彈
者從之久而不傳旋又從一人學劍術會其師王雲笠以烈士
妻女在幄竊竊然為似續憂苦招之始返於時黔邑程君芝軒
歸自東瀛夙識其衷介入同盟會乃與咸黔二邑諸同志翻印
滅漢八策激動人心旋倡風俗改良會由一鄉至各鄉到處演
講人多悟焉邑紳黃玉山富於貲願竭家相助黔士王克明談

茂材各傾囊恣其所為勢力漸厚乃暗購軍火土礮又結鐵血
英雄會隱以兵法布列其同黨繼此三四年內而近邑不入其
黨者蓋亦少矣既而革命風潮騰於各行省湖北施鶴道出示
通緝烈士時赴西北各鄉廣事聯絡邑令徐培亦學自東瀛者
與烈士徹夜談謂時尚未可勿徒取禍烈士心卑其言迫於時
勢改名孔保華潛歸往江津永川訪同盟友謀起兵有壯其志
者賦詩贈行曰世界昏沈不計年風毛雨血盡烽煙誰能逐鹿
行千里我欲屠龍下九淵提起環球烘白日掀翻滄海洗青天
拚將一著成孤注免得情絲恨縷牽烈士途中偶占曰瀛海劫
灰欲化塵神州獅睡孰為春龍將離沼雲先起虎未嘯林風已

生尼父尚輕亡國虜漢兒甘作醉鄉民皇天有命誅殘暴誰是
攀鱗附翼人是年庚戌日俄協約報紙喧騰黔令王熾昌又藉
名苛征烈士欲因以起義冬十一月下旬約同志聚議於彭水
縣之鳳池山其仇温百川飛告黔咸兩邑咸令不為動而黔令
集附近權紳議防剿遣武舉孫常禮率三百人防大壩口外委
許瀛洲率三百人防八面山餘分紮四隘聲勢洶湧烈士左右
僅二百人不得已多方激勵誓同一死乃薙髮下山別檄志士
裴從之集數十人越八面山揚旗放礮牽制許軍自統所部二
百人直奔大壩口與衆約曰吾等倡義掃除暴君汚吏救民水
火所過地方口食外無絲毫犯官兵抵敵非有令不得妄開礮

官軍據要害窺其至礮斃温軍三人烈士從山頂旁擊飛取其
統帶首級官軍如鳥獸散整隊入城大呼同胞父老子弟諸姑
姊妹幸勿驚惶我原為同胞定大計謀大業驅除醜虜光復漢
業城內亦多知烈士者義旗所指申明約束闐闐無驚縣令及
權紳則聞風早遁蓋十二月初七日也或勸烈士設軍政府櫻
城固守馳檄四方以待響應答曰邑城小而糧乏持久非計且
僅得一邑遽立政府以自大非吾輩素志今莫如先大破壞使
彼無可收拾然後我所入易得志故城內一無佈置祇與父老
子弟演說滿漢種界及專制政體之暴橫與各處官吏之貪污
人民之苦楚凡有血氣者皆宜起而自強自治聞者淚下如是

一日復親至四鄉集同志應者約七八千人聚於兩會場人數既多器械尤缺畧為部署令軍人翦去髮辮載白袖章外衣前後一律粉書國民軍各軍長官斜掛白帶於肩標明職銜等級每十人一棚十棚一隊五隊一營兩營一標四標一師各有長長以施雲山龐耀廷談會元陶純五等為最勇健衆擁烈士任軍司令總長王克明次長黃玉山任後勁主餉運倉卒成軍於十二日行抵城西五里之上沙壩暮雲漫天人馬俱飢寒特甚突來酉陽防軍及酉黔鄉團數百陣於西門外萬柳堤轟斃溫軍數人烈士率勁旅緣武陵山行後至仗劍奮呼期於一死相待父之官軍礮利能擊遠溫軍徒以義烈相感激鏖戰至二三

更時前仆後繼莫有退志烈士見事不濟徒薄死無益思退扼險要自固轉行至破水坪而電調川黔湘鄂大兵踵至四面合圍或勸其逃匿圖再舉烈士曰首其事者當其難何逃焉焚其會名册隻身向官軍前大叱曰我溫某也一切皆我所為不與他人事酉陽州牧楊兆龍欲加拷訊烈士罵曰爾等皆漢人不知雪祖宗之恥反為仇盡力真沒天理良心問我何為欲殺則殺耳官兵分裂之蜀軍得其頭鄂湘分其手足時距起義纔十日耳報由川湖兩督奏獎官職者二十餘人烈士遇害時年三十二歲無子

黃烈士名明星字玉山邑西信孚里蛇盤溪人幼性敦樸讀書

通大義以不屑治章句學廢舉子業理家政究農商實業居積致富而孝親恭友厚族睦鄰里黨稱盛德焉前清光緒壬午以降歲屢荐饑烈士於凶年設賑糶局捐貲濟貧餘則每春施錢散種全活甚衆歷十餘年不少衰蛇盤溪至大路壩行徑磳确亘三十餘里居民苦之烈士慨捐千餘金砌石削巉越戊申己酉兩載工竣行旅翕然稱便又修善堂施醫藥棺板助育嬰學堂各義舉但屬公益雖巨貲不稍吝惜垂老以鄉望素孚充本里區長主持地方自治公務以慎以勤士民咸嘉賴焉歲丙午其戚溫朝鍾遊錦城遇陳君芝軒得革命秘書歸家倡風俗改良會烈士首贊成之隨延溫至其家縱談時勢預聞革黨秘謀

未幾又倡鐵血英雄會烈士即捐貲數百緡暗購軍火器械又助旅費遣其姪黃盛湘甥王治安遊川湘演說聯絡同志而附近志士談作霖王克明王雲登裴從之施雲山楊松柏陶繩武軍萬順黎美全何順臣謝國昌溫夢九溫子泉黎煥光鄒前三及其族人黃海山黃敦五黃凌雲等皆各輸財出力聲勢甚盛尤以烈士一門為濟乏內府歲庚戌革命風潮日益劇烈鄂督飛檄上游道府通緝黨人烈士等相語謂時期已至北美十三州同日獨立轉眼可卜當不止如隋元末造楊竿而起者之紛紛見告也加以黔令王熾昌方藉新政籌款以苛虐困良民遂偕溫王諸烈士聚議於彭水縣之鳳池山約日起兵不意溫百

川赴官告訐咸令徐培怒置百川於獄黔令則集團勇議防剿事宜溫軍不得已於十二月初七日倉卒統眾過蛇盤溪越大堽口破黔江縣王令潛逃斬武舉孫常禮革軍入城後因兵力單弱回本里號召壯士圖進取義兵八千人軍需火器胥於黃宅取給甫入城遇酉陽大隊兵圍相持未決而鄂湘蜀各官軍踵至合圍革軍敗北溫烈士及施雲山數十人死之烈士素有德鄉里競為庇護隱匿既聞首要諸人皆殉義且三省官弁爭以搜殺餘黨要功為鄉民累乃挺身見警務長陳錫光請解赴黔邑王令熾昌楊牧兆龍親鞫之皆直供不諱楊牧以事平又奉蜀督不許株連之電諭欲曲為解脫發署令文拯覆訊仍始

終執一詞乃於辛亥年四月初四日在黔城西關外與楊松柏同遇害時年六十有二也臨刑時神色自若但言我等為漢族死必能留名千載惜未親睹革命成功耳觀者皆為下淚痛罵文令殘毒非人烈士體豐腴素木訥於流俗少所訾議及與談古今名節義烈事輒激急奮發有不可遏抑之概以故得名晚而於革命諸子尤膠漆相投論者謂是役也非溫身任提倡末由鼓動川楚人心非黃始終毀家資助溫雖挾是大願仍跼蹐無所措手烈士死後文令意猶未慊復罰其子錢二千緡泊鄂軍起全蜀反正黔江軍政府迫於大義乃因子盛林籲訴免其追產入官同時有王克明字湘月者黔江世家子名著於鄉與

二烈士皆戚好起義時正忙婚娶強之始出曰君等此舉
過卒然天下大事多成於偶然願為臂助不成則以死繼之立
率其侄王建邦等星馳雲合溫軍驟增數十倍翌事敗為其同
姓指名出首王亦赴義不屈遂遭剖腹剖心之慘田產盡充公
其侄建邦智勇深沈戰恒身先士卒敗後奔江楚辛亥十月馳
歸約同志舉義再復黔江城以成死者之志民國元年予歸自
蜀西震溫黃王三烈士之名亟欲廣徵軼事為合傳以垂於後
適溫君夢九黃君凌雲先後以溫烈士傳黃烈士事略見示王
氏以道遠不果來因畧加竄易紀其大節於此今民國成立黔
邑官紳以義兵所至功德在民為三烈士設主合祀於范公祠

而吾鄂省垣方闢館稽勳廣事蒐羅所有亮節英光從此當益
顯赫烈士有知其亦可以瞑目也與

贊曰予曩在日京與友人談革命謂宜熟誦大蘇留侯論為伊
尹太公之謀不可為荆軻聶政之舉或者難之以為人人樂於
為伊尹太公而憚於為荆軻聶政則相視莫敢先動將陳涉世
家可以不作而蕭相末由傳開國元勳矣顧時處萬難才無偏
重亦視力所能為何如耳當溫軍初起電聞予適客蜀督趙次
珊幕中大吏以情形熟悉密檄權黔令為保薦酬庸也予再
四固辭復面陳當道飭所司毋許張大株連蓋逆憫其時猶未
可而吾鄉人肝腦頭顱將盡膏泥塗藩溷而無術拯掖也幸天

假之緣甫八閱月武昌首義遂告成功與有勞者利宣乘成學生為多雖曰鄉之人義勇貞烈得天獨厚抑因吾邑烈士勉為其難遂迫不及待用答同仇於地下與故論者曰民國之興也成於種族革命者之手尤成於政治革命教育革命者之苦口婆心而鄂軍之起也激於爭路同志之奔走號呼尤激於邊鄙小邑之毫無挾持舍身犯難然天下大器破壞難建設亦不易繼自今鄉中父老子弟必有奇才異能出而任經營締造之責者不禁為諸烈士炳香祝之

咸豐縣反正以來紀事本末 冉焯孚來稿

咸邑自溫黃諸烈士殉義以後有識之士羣曉然於公論既已

大張漢旗終當復振而非常之舉卒不能不有所憑藉時可乘則一隅奏功六合響應至若僻處邊疆又值前清陸防軍隊基布星羅欲以匹夫奮臂一呼出而與之決死生爭勝負曷若待時而動一反手間立睹神州光復之為愈也迨辛亥八月武昌首義閱數日電信傳播郡屬頗有聞者道府以下仍秘之直至九月初九日駐施陸軍管帶李如圭奉黎都督電令問郡官民悉樹漢字白旂於時前縣令徐培方卸篆署令張鳴鳳驚懼失措商之城鄉士紳及前縣徐令徐雖乏吏才曾留學日本法政於世界大局較為了徹立贊成之鄉紳秦國鏞馮永濤袁焯蔣克勤徐大均鄧文桀劉自立王永烈皆謂此吾漢旗人人當為

之事幸武漢志士先得我心尚何疑慮之有張頗悟勉從其請而閤邑士民則已懽聲雷動爭樹漢幟頌新國萬歲矣旋集各里紳民開保安會於興國寺籌款團練各保秩序則學員劉宏聲王承憲蕭焯燿馮家楨張明鰲等尤惟熱心出力惟是多事之秋人心不靖以二百餘年專制淫威一旦敗於庠序學徒偏裨卒伍之手其賢良者方以聞風而慶昇平其狡黠者且因變故而懷覬覦李管帶者軍人中具有普通智識者也施城反正時賴其平和手段俾全郡人民安堵雞犬無驚不意九月二十日竟為曾行道所戕致有朱揚武繼任朱固防軍管帶與陸軍素不相能而吾咸陸軍隊官劉鎮湘自朱任部長遂不能不有

張懋材王宗義諸人之更易當劉鎮湘在咸始遭張家坪旋圯之圍攻而匪黨不敢窺及內地繼有蔣吉亭會黨之煽動而商民不致遭其荼毒陸軍消患無形之功亦未可沒迨至劉鎮湘南下而張懋材以軍餉勒派鄉民王宗義以淫掠情同盜賊凡此皆官弁之胎禍釀亂皆不得謂吾咸民之自取也且縣境近鄰川湘黔三省俗尚淳良雖猝遇國變訛言四出本地居民仍安業不輕移徙張家坪當外匪出入要道向駐陸軍一棚自重九後拔隊回施九月十九日匪徒由來鳳誠一里木車壩孫賓家起事四出剽掠流氓附之其勢益張二十七日出掠至大河壩來邑西北最盛村集也距張家坪僅五十里居民聞耗十室

九驚時咸屬上平陽里紳民王復興吳秀峰冉福田蔣荆南冉漢章等聯團攻匪桐車壩紳民袁仁輔尹懋崧冉焯孚諸人亦憤匪黨不知民族大義妨害治安相與樹漢旂造土礮糾合民團預籌防剿而樂鄉里徐秦丁魏諸族亦籌餉集團為犄角分期操演部署初定匪已於是月晦日直入咸境盤踞平陽里旋坨之民家男女老弱避竄巖穴間者騷動及百里之外十月朔日民團倡義諸人率村民千餘分屯沿礮溪落人巖兩處扼其咽喉不一時來鳳鄉團楊政清田虎卿曾虎臣張子玉等報請施南陸軍六十餘人率鄉團七百餘人會同咸團攻擊匪皆用巨礮民團伺其將擊伏地避匿猱行漸進則以火焚其村落匪

燕火藥乘勢炸發火光大起匪又聚於一處四面皆民兵一時槍聲隆隆焚死及槍斃者積齒盈厠計殺著名匪首樊大江覃吉武向衡卿匡南山覃虎臣白玉方田金臣向輔臣楊光先共九人餘匪一百三十五人陸續追殺者亦三十餘人匪黨本甚衆剽悍者約三四百先分一股入後山抄掠故未能聚而殲之然亦是褫其魄矣是役也匪由鄰境竄入方負隅固守楊政清等尾追疾行咸邑團總吳月峰手巨礮擊遠命中戰尤勇匪死者百七十有奇圍丁僅誤傷一人來咸兩邑團練之聲威大振袁仁輔冉焯孚等復以大局未定開保安會於普子山演說漢滿情形聞者悽然泣下已而提倡翦辮樂從者數十人時鄂軍

政府猶未布剪髮之令也繼又編查村民擇年壯者教以兵式體操其他平樂二里民團皆日討申傲以備不虞並為長衛桑梓之計南京政府成立變易政體改用陽歷至民國元年二月逸匪唐漢卿亦被西陽團紳邱福海遣人刺死蓋至是而匪氣雖惡民氣愈強矣三月二十一日又有李南陔彭老五李發發三人者聚匪七百六十餘人突來川界之沙子場揚言復仇見團軍勢大僅掠邊境向白家河一帶南去民團追之不及而返書曰有備無患諒哉言乎是月永樂平三里士民倡首組織本縣臨時議會興利除弊與民更新至張令解任陳知事侃蒞咸時風鶴之驚猶未盡息未幾議長徐大煜等與知事秘密會商

略示誅鋤而暴徒遂盡遠颺秩序即大恢復噫嘻清政不綱改革後教育未能驟興野蠻民族不犧牲性命以購和平之幸福而乘勢剽掠以妨人羣之生計其不免天演之淘汰也固宜而我同志諸君能結團冒險以弭大難獨不能集羣策羣力以幾長治久安能枕戈奮袂以息內憂獨不能出大勇大智以禦敵國外患是則我同胞所尤當勉力以圖者也

民國元年一月予由蜀旋里適寧遠張廉撫孝廉方室吾咸以軍
能僅解及馮安撫三科七所之政策敦請取決行止於時全國秩
序大亂邑地當川湘黔三省之邊土匪乘間竊發居民一夕數驚
及披閱上峯來文示諭無一非腴民脂膏促民死命之舉乃商同
張令將吾咸公私財源合盤托出另擬簡易可行法二十條覆呈
使署迨安撫蠲免派餉之令下而沔陽陳同愚明府奉檄適來方
張令任內予固以臨時縣會主席秉議政權洎陳明府初政外匪
騷邑中新易長官西南邊地警報時聞至鄂中司署教令歧出莫
衷一是都人士羣以縣會尤宜繼續成立集思廣益以輔官力之

不及陳明府者吾鄂學界中傑出士也其室成也以咸紳推薦故
奉軍政府劄委其蒞咸也以留東同學故遇事每加延訪自維樸
拙謂此過渡時代又生長極瘠簡縣無論實無政治能力即有能
力而以甚不均齊之國民程度又仰承素無經驗之傳舍大僚掣
肘鑿杓在在堪虞偶有建白孰不以頑固迂疏訥之幸明府不棄
凡所建議皆蒙採納就中重要者如治匪參用舊法濟乏輸入外
資請緩辦初級審檢所就地行嚴格限制選舉雖格於情勢不盡
見諸施行而明府固皆許為同調未嘗壅於上聞是以歷任兩年
餘盜匪不敢逞而良懦獲安征税得其平而怨讟不作初級審檢
雖耗費逾萬而咸民尚未受此賠累自治雖連帶停辦而檢閱行

縣行省本會議案或百餘起或十餘起以繞朝贈策之心效賈生漢室之哭如饒民政長所謂為地方謀公益者實屬絕無或其他六十八屬甘居不辭未可以之厚誣吾咸也尤可異者民國元年中吾鄂軍民兩府草草成立或朝布一令不終日而即成反汗或暮置一官不經宿而旋就裁撤紛歧矛盾若理亂絲而明府與予時相商權謂某令可虛應而難期實行某事毋急進而宜從緩圖鎮靜以疎審慎以出如必在在踵謬沿謠將來補救即云有方而民之受其害者已不尠矣有所擬議多表同情事後追維益徵契合民國二年春予以省衆兩院選舉異常複雜決計辭退議長一席而為第二次臨時縣會之組織從此屏跡伏處願絕口不談國

事而明府以吾咸秩序大定諫長治久安於是乎先為調查戶口圖表又因第二次臨時縣會之請刻予所著咸豐新志并予序言加之獎飾予因是有感矣民國前途之可危論者每謂近日人民溺於權利爭競一途道德教育甚形退化道德範圍極廣而當大亂之後開創之初惟躬行禮讓為天下先然後人心帖服百度維新漸企平章協和之盛軌故虞書美放勳曰允恭克讓美重華曰溫恭允塞孔子言禮讓為國蓋為爭權利者下鍼砭也至堯舜初政皆在民食其次則先明刑以弼教益見撥亂反正必鋤暴始能安良惡可泥於干羽苗格畫地為獄之說遂欲倒行而逆施即大抵古人刑措不用皆在治定功成禮教大行之後苗之逆命必

於二代授受之間微有疑議其反抗在個人非在全國舜以至誠修德默為感動而苗果七旬來格如彼恃強違法大害治安舜豈鯁鯁偃武修文為姑息養奸之計乎且舜代疆域北不過長城南不過衡嶽東不逾渤海西不逾流沙而工虞分職土物制貢不能先養與教而輕議設施甚矣吾族共和國家之建設師資匪遙返求焉已得立國大要惟現值強鄰環伺外債日迫又不僅以休養墨守為萬全之策耳年來行政官吏不避本籍予初主持縣會曾建議近地員紳任事僅支半薪匪惟數米而炊亦逆慮鄉紳不知重名輕利克己愛人流弊所至一切行政實權終必授之遠籍加以方今政事首重籌款凡向日歲收已有者必加增未有者必新

取惟此宣力服務諸人義務多而權利少庶足以息剝肉醫瘡之忿而公家財力亦得少紓今政術大更官必出省而予杞憂又方長矣蓋民國元年以前以君權無限之故間接至於官吏濫用其權激而演成辛亥秋季仇官排外玉石不分之慘局民國元年以後以立法不善之故致使無識暴民濫用其權又激而遍下癸丑冬季解散議會停辦自治之通令今則國家政權壹是集於官吏夫集權誠是也特爭權者日衆竊權者日多在躬秉此權者審時觀變善用之則福民終以利國雖犧牲個人有餘榮不善用之則誤國由於殃民縱殉以身家亦有餘罪讀大總統第一屆知事訓辭具見政府威信固當保存而其殷殷責難於各員者無在不以

自利自私濫用其權為慮明府宰咸他不具論惟當政局變幻之衝持之二十八月之久課諸己則勤政而知要取諸人則雅量而虛懷中庸稱大知曰好問察言執兩用中操斯術也以往從政天不不難豈徒區區宰邑擅能哉予故因縣志刻成謹附筆以待他年論定而吾咸縣會諸君之苦心毅力亦均不能泯沒於世云民國三年六月朔日大煜又識

